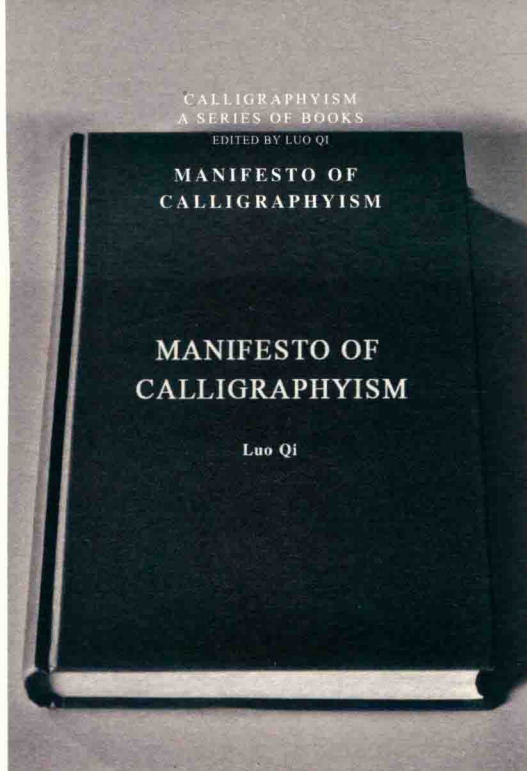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CALLIGRAPHYISM
A SERIES OF BOOKS

EDITED BY LUO QI

书法主义文献丛书

洛齐 主编

MANIFESTO OF
CALLIGRAPHYISM

书法主义宣言

洛齐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书法主义文献丛书

洛 齐 主 编

CALLIGRAPHYISM
A SERIES OF BOOKS

EDITED BY LUO QI

MANIFESTO OF
CALLIGRAPHYISM

书法主义宣言

洛 齐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法主义宣言 / 洛齐著. -- 南昌 :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9.1
(书法主义文献丛书 / 洛齐主编)
ISBN 978-7-5480-5238-8

I. ①书… II. ①洛… III. ①汉字—书法—研究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31886号

出 品 人: 周建森
总 策 划: 朱金字
责任编辑: 李伍强 朱丽平 廖鹏
责任印制: 张维波
装帧设计: 塔古胥艺术中心
内文排版: 张艺馨

SHUFAZHUYI XUAN YAN

书法主义宣言

洛齐 著

出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网址: <http://www.jxfinearts.com>

电子邮箱: jxms@jxpp.com

邮编: 330025

电话: 0791-8656550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0.5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80-5238-8

定价: 58.00元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992—2017

CALLIGRAPHYISM
A SERIES OF BOOKS

EDITED BY LUO QI

書法主義文獻

MANIFESTO OF
CALLIGRAPHYISM

书法主义文献丛书学术委员（以年龄为序）

- 郎绍君 中国艺术研究院
刘骁纯 中国艺术研究院
彭 德 西安美术学院
李 一 中国艺术研究院
王 林 四川美术学院
鲁 虹 湖北美术学院
张晓凌 中国国家画院
洛 齐 中国美术学院
朱金字 江西美术出版社
高天民 中国国家画院
贺万里 扬州大学
朱天曙 北京语言大学
拉斯·博格伦德 瑞典隆德大学
罗塞勒·梅内加佐 意大利国立米兰大学
阿德丽亚娜·叶星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
阿丽安娜·彭莎琪丽 英国牛津大学

目录

书法主义宣言	1
历届书法主义展前言及其他	
《书法主义文本》：一个观念的作品	6
《书法主义文本》上下卷后记	17
《书法与当代艺术》后记	24
书法主义导论：作为“主义”的书法	30
书法主义批评	38
书法主义批评	44
——就“书法主义”答《现代书法》杂志问	
书法主义批评	51
——就“’95 书法主义”答《书法导报》记者问	

在亚洲批评	57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国书法“主义” 在亚洲批评——’97 第三届书法主义展策展手记	58
文字与书写 《1999—2001 年 第四、五届意大利书法主义文献》前言	71
开放的书法主义	75
文字与书写	80
十年回顾	86
绘画的字迹	90
答《明报周刊》问	92

西园雅集	102
题记	103
历史·回顾	114
书法主义二十年	118
传统·现代	126
以法国为中心	130
心经	140
是我，一个书法主义者的无言之诗	147
《是我，一个书法主义者的无言之诗》 荣获 2017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	152

书法主义宣言

中国的书写艺术至今为止，已经出现了一种“主义”，这是谁也不曾想到的。如果这一行为被认为具有粉碎的性质，那么它就如同一种思想可怕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因为它改变了人们以往最坚固、最心爱的理想和生活方式。在书写艺术领域还来不及对“现代书法”叛逆心理和文化批判意识以及后来带有表现主义情绪的形而上文化现象进行清理之时，书法主义正在十分平和与宁静的状态下越过了它们，并迈入了一个更为成熟的文化转变阶段。

书法主义作为一种现象，无疑受到了来自当代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他们新的文化范畴中进行思考，这种意志和方式，使他们改变了对过去具体领域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应用，由于这种新的创作思想的确立，使他们重新获得了学术环境和文化空气。书法主义努力在形态上与过去拉开距离，以证明他们与传统领域各自所站立的方位不同，但各自都是在对同一文化进行不同的认识和不断地扩大深化。书法主义所关心的是获取怎样的行为方式使他们的主题更显突出，他们是把书写艺术作

为传播当代思想文化的手段，使书写成为文化发展的新空间，并赋予这个新空间特定的社会意义。一种文化样式的改变必定和这种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联系。书法主义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建立了他们的主题，这个主题传播他们的思想，这种思想又和他们切实的生活有关，书法主义就是与这种相关联的主题相联系才显其意义。书法主义已远远超越了书写艺术形而上本身，它不再是古典诗经的装饰，更不是“现代书法”的文字错爱，书法主义已将他们的行为置身到了整个动荡中的当代文化之潮，以体现现代之后或之后现代的文化现象。

书法主义在具体形态上与过去已面目全非，如果人们执意要将它与过去的形态相联系，那么他们将会一无所获，会遇到长期以来习惯文化形态和观念的阻碍。在中国古典艺术门类中，书写艺术由于它本身的属性，历代来都属于一种典型的巨大的大众文化传播，它已经建立了自身的强大文化体系。因此，书法主义的努力并不是要去切断大众对于以往文化模式的感情，而是要使人们看到今天是怎样通过过去来认识现在，证实他们自己，体现他们的艺术是怎样地适应当今世界这个大环境或不适应于这个大环境。书法主义以其具体抽象文化形态体现抽象的具体文化主题，他们祈望把新文化主题重新通过新闻传播还给大众，同时他们正与当代世界文化的动荡无所归属和世界民族主义思潮蔓延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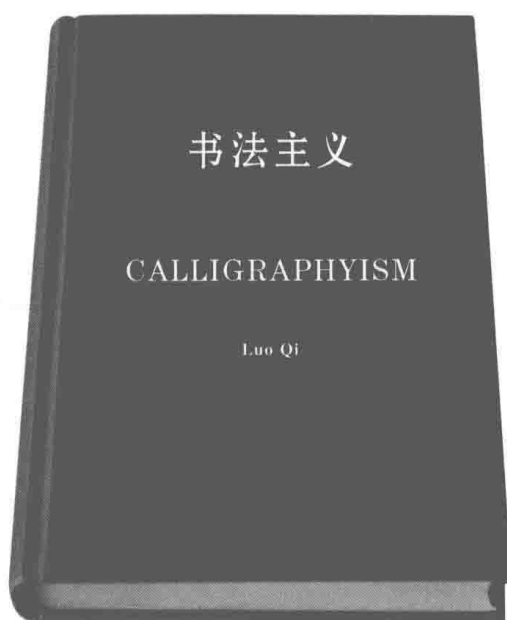
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社会信息过盛、观念过快过猛堵塞了新文化的发展，它的刺激已变成了一种超负荷文化，大众感到他们的文化无所归属，什么都被分解、什么都有意义、什么都无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动荡的世界文化背景下，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问题开始慢慢地大规模的蔓延，促使了人们思古怀旧。书法主义瞄准于中国古代经典文化艺术来体现他们的主题，绝非偶然。书法主义实际暗示着一个更深刻的后现代经典主义精

神的复活。“我们之所以如此执着，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能够寻找到菲尔尼斯僧侣真正使用过的牧场吗？”绝对不是，一种新文化主题的出现或现代之后的民族复苏，只是将换来更进一步的文化发展和更不同寻常的文化新遗憾。书法主义产生于这样一个特定文化背景之下，当然具备了它的文化意义，并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产生影响，同时也很快会被新的书法主义或后书法主义或其他文化现象所取代。

洛齐 1992 年于上海音乐学院
原载《书法导报》1993 年
选载《江苏画刊》1996 年第 7 期
选载《中国“现代书法”论文选》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4 年

注：此文为 1993 年书法主义展前言·郑州

历届书法主义展前言及其他



洛齐作品 书法主义

1999

《书法主义文本》：一个观念的作品

不是“书法主义”在“话语”，而是“书法主义话语”在“话语”。

《书法主义文本》是一个有关“书法主义话语”的“文本”，它与“书法主义展示”、“书法主义事件”、“书法主义批评”环环相套。《书法主义文本》是在努力完成和扩散一个“书法主义话语”空间，使我们从“书法主义话语”中获得中国当代艺术“话语现场”和“话语观念”。

《书法主义文本》是从1993年至2000年刊载在全国各地的近800篇有关“书法主义批评”的评论中选出的43篇，把这些代表不同“话语”方式与“话语”差异的“话语”制作在这个《文本》中，是因为：关于我们的文化的一个重要事实，即第一个有关人的科学“话语”不得不通过这种死亡阶段。

当我们不能对活的“书法主义话语”进行把握时，《书法主义文本》便为我们提供一个“死”的存在，并将《文本》作为“背景”问题的提出，借以重新认识我们自身的“背景”起源，认识起源的后退与回归。

福柯说：在现代经验中，起源的后退比其他所有的经验都重要。

《书法主义文本》的发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通道，它的观念缘起不但与当代批评理论和后现代文化相并置，更是与我们自身文化历史的特殊“背景”相密切。在如此“多元”文化“背景”下，“书法主义”自然地成为人们追问的“话语”与“话题”。

由于当代话语“背景”的干预，“背景”的起源已成为了我们当今文化艺术发展的真正历史问题。因为远古中国曾经在对自然与人与艺术关系中有自身完善的结构话语。现在我们或许已意识到我们的所失，认识到起源的缺席，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我们原本的那一点。

中国是极度“语文”化的邦国，几乎全部的艺文都在它的呵护之下，从“十二平均律”到“词乐曲唱”、从“正草隶篆”到“梅兰竹菊”，没有不在她的话语之中的。“汉字”是中国文化图形结构和笔墨程式的最基本历史展开。

《书法主义文本》在中国现代水墨艺术中是不可忽视、紧密联系的关键部分，“书法”一旦真正落实到“汉”之实处，它的“话语”将会更贴近我们千千万万大众的心，它的幽魂将游荡于大江南北，几乎布遍整个我们生活着的都市、城镇、街道和乡村。

《书法主义文本》作为一种观念展示或行为活动并不是仅仅为了企图改变人们对以往“非书法主义”的评判，而是希望通过《文本》去贴近人们的非“书法主义话语”方式，使人们能够发现“书法主义话语”本身的观念变化，看到人们曾经使用哪些“语言”，现在又使用哪些“话语”。作为观念的《书法主义文本》对“书法主义话语”与“非书法主义话语”不作直接的解析，而是将它搁置在世纪之末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

化生活中。因为没有什么是最终需要解析的，解析物本身已经存在于“话语”中，“话语”是无限的。

当人们在说“书法主义”不是书法时，它实际已包含了“非书法主义”话语的地域历史文化性，包含了当代文化“背景”的复杂“书法主义话语”陈述。

《书法主义文本》是要重塑客体，并通过重塑来揭示客体的“书法主义话语”功能，把自然文化生活中我们无法听到和见到的东西揭示出来，描述我们今天的书法话语，消解书法的实践活动和主体性。

当“主义”的“书法”主体性被视为“话语”的《文本》时，其展示活动和事件的能动前卫性、先锋性或创造性也同时遭遇否定和抛弃。它意指的是“书法”的“主义”主体消失之后的意义派生。然而，被派生的意义也不再是自主主体明确指向的产物，自此“书法”本身由语言系统构成关系，书法主体性被视为了社会大众和语言的建构物。

“书法主义话语”正如被人们指责的那样，它是当代文化的操作“物”，因为唯有通过这个被操作的“物”，我们才可能做出对话和派生，“看”到一个“物”的形影（作品）和“听”到一个“物”的“音声”（话语）。

于是，我们发现了被操作的“书法主义话语”的无限性，阅读了“书法主义话语”的任意性，发现“形影”与“音声”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本质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仅仅只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约定。它可以抓住它想抓住的任何东西。

《书法主义文本》既是一个被抓的“物”，也是一个被制作的“作品”；既是一种观念展示，更是一叠“话语”财富。它凸现“个人话语”的自主性，认可“话语”的历史性和当代性的互变。用自己的“话语”把握自己，通过自己和借助自己使自己获得一种“新话语”空间存在，在消亡自身中建立一个完

全开放的空间现实，在自己的当代文化中敞开新的“话语”源泉。

当我在制作这个《书法主义文本》的过程时，我再一次地感受了“历史话语”的可变性和“当代话语”的任意性。作为观念的《文本》实际代表了所有参与此文本的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都是这个《文本》的话语者、《文本》的参与者、《文本》的制造者、《文本》的拥有者、《文本》的开拓者、《文本》的消解者，它丝毫没有唯一的深度“意义”提示。

拉康说得好：“意义”可能只是一种浮光，一种泡沫，而那穿越我们、执掌我们的、在我们之前就已存在的、把我们在时空中凝成一体的东西是系统，这个时候出现了决裂，“我”被消灭了。

在《书法主义文本》中，只有“话语”的差异，而没有绝对的意义。因为“意义”是可以任意转化的，“意义”同样可以具有无所事事。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没有“意义”的时代。

我们面对着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未来。

没有任何决定性的事物在等待着我们去创造。

因为一切均已完成，但并不等于完美。未来的中国“书法”及其“主义”留待我们的和注定我们的是去无限地复制。

我们从“书法”及其“主义”中，从中国当代艺术行为中所能够见到的那种收集、传播、记录、复制、拼贴历史事件的狂热行动，它只说明一个没有“意义”的事件正在发生，它显示人们已经绝望地意识到不会再有历史，我们全部被凝滞在了现在。

历史已经毫无意义。

摆在我们面前的 20 世纪剩下的最后时光犹如一片空空荡荡的白夜。

在此，我怀着由衷的心情感谢曾给予“书法主义”忠告、